

我们 www.storychina.cn www.686m.com

2008
半月刊



故事会

® 中国驰名商标

文艺出版总社
锦绣文章出版社

30
合订本
总期数 426-429



千里送故事
礼轻情谊重

故事会

2008 · 30

(总第 426—429 期)

合订本

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(00199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8年《故事会》合订本.30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
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2009.1(初版)
ISBN 978-7-5452-0152-9

I .2... II .故... III .故事-作品集-世界 IV . I 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2374 号

责任编辑:朱虹
封面设计:李宝强

故事会 2008 年合订本 30

(总第 426—429 期)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 编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网址: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32 印张 12 字数 280,000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,000 册

ISBN 978-7-5452-0152-9/G · 018 定价:10.00 元

告读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64511821

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(www.storychina.cn)



笑话 12 则 李建勇等 4

新一千零一夜

剥花生和分遗产 阮 鹏.. 8

我的故事

也是一种责任 王瑞侠 12

中国新传说

“撞”出来的故事 马 卫 15

为了雪山神 赵建光 20

挡住你的财路 邓耀华 24

败给了一头驴 李雪涛 26

法律知识故事

两个男人一台戏 郭福全 29

阿 P 系列幽默故事

破车也疯狂 王兴莱 33

东方夜谈

禁枪时期的决斗 李兴春 37

嫂子，你们可好 李昌国 41

情感故事

为啥躲着我 梅文化 44

外国文学故事鉴赏

寻找世外桃源 王 淼 47

情节聚焦

稀奇事 黄永君 51

传授秘诀的人 冯 舒 85

传闻逸事

倒悬的神木 李洪文 53

中篇故事 (精编版)

各种各样的角色 崔新三 58

移花接木 岳 勇 71

快乐辞典 69

3 分钟典藏故事 79

故事中国网文精粹

“吃”的创意 宣 钟 81

幽默世界

《学外语》等 3 则 王明新等 87

编读聊天室 57

本刊信息传真

..... 19、23、32、40、70

故事会

—STORIES—

2008 年 11 月

上半月·红版

主 编：何承伟

常务副主编：吴 伦

副主编：姚自豪 (上半月·红版)

副主编：夏一鸣 (下半月·绿版)

本期责任编辑：叶小萌

电子邮箱：xiaomeng.ye@gmail.com

红版发稿编辑：

姚自豪 郑继文 吕 佳 周 吟

特约编辑：

范大字 崔新三 申之琨

美术编辑：李宝强

电脑制作：郭瑾玮

通 联：归依玲

本社办公室电话：021-64375030

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：021-64332325

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：021-64336469

(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：200020)

主管、主办：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出版单位：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制作、发行总监：张 凯

电话：021-64313938

广告业务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广告总监：张 淮

广告业务：021-34010383

广告投诉：021-64333738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50022 号

国外发行：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：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：上海市报刊发行局

浙江省报刊发行局

江苏省报刊发行局

国内代号：4-225 定价：3.00 元

特别提示：凡本刊录用的作品，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《故事会》相关的网上传播、汇编出版、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。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，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，如有特殊要求，请提前说明。



·笑话·

有经验

李总事业有成，却将终身大事耽误了，无奈之下，他决定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，征婚启事写得很有文采，但是李总还是不放心的，便叫来人事部王经理。

“不好意思，请你帮我改一下。”

“我可不敢改你的征婚启事。”

“不不，你经常写招聘启事，有经验。”

王经理不敢怠慢，他反复看了几遍，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，斟酌又斟酌，最后在征婚启事上加了一句：“有三年以上经验者优先。”

(李建勇)



(本栏插图：包丰一)

修理工应召去一个医生家修理电视机，到了那里一看，医生家的那台电视机用了十年，很难维修了。

医生用幽默的口吻说：“你开个处方吧。”

修理工对着电视机默默看了一阵，然后回答：“我只能写验尸报告了。”

(旷文杰)

专家本色

和爸爸离婚

一天，布莱克夫妇吵架吵得很凶，妻子哭喊着说：“我、我要和你离婚！”

布莱克正在气头上，也不认输：“离婚就离婚，下午就去！”

邻居告诉三岁的小布莱克：“你爸爸妈妈要是离婚了，你就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了，快去安慰一下你妈妈。”

小布莱克哭着跑到妈妈面前，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和爸爸离婚，让我和他离吧！”

(谢来恩)



“屁股”还在

从前，有一个皇帝，荒淫无度，整天花天酒地。

这皇帝六十多岁了，还没有一个太子，非常焦急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位爱姬生了一个男孩，皇帝高兴极了，爱姬请皇帝给儿子取个名儿。皇帝想了想：“朕六十岁得太子，给朕争了脸。”于是便赐名为‘脸’。太子出生后，身体娇嫩，被爱姬细心呵护。

又过了两年，这位爱姬又生了一个男孩，长得又瘦又小，皇帝见不是贵相，心中不喜，为了好抚养，便取了个丑名儿叫“臀”。

过了不久，瘟疫流行，太子因过分娇嫩，染病死了，皇帝非常悲痛，号啕大哭。爱姬上前劝道：“望皇上保重龙体，虽然皇上丢了‘脸’，但‘屁股’还在哩！”

(旷文杰)

老师与校长

童童升入初中，上学第一天，他参加了新生模拟考试，试卷上有道填空题是“_____不努力，_____徒伤悲。”童童想了半天，就是填不上，临近交卷时间，他抬头看见监考老师的身影，灵机一动，挥笔就写：“老师不努力，校长徒伤悲。”

(李玉芬)

非要名牌不可

小丽的新房要买电器了，她的丈夫是个爱面子的人，什么都要挑名牌的买，小丽跟丈夫商量，说：“要不这样，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这些常用的电器，我们就买名牌的，像空调这种不常用的电器，我们就买普通牌子的。”丈夫点点头答应了。

第二天，丈夫却变卦了：“空调一定得买名牌的！”

小丽纳闷地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丈夫解释道：“你想呀，空调有室外机，别人都能看到，买个普通牌子的多没面子呀！”

(梁斌)





· 笑话 ·

借“第三者”

小林接到前女友的电话，她托小林办一件事，于是两人约定在公园见面。

见面时，小林看见前女友牵着一只小狗，不觉惊讶地说：“我记得你最怕狗的，几年不见，胆量变大了嘛！”

前女友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：“不是我养的狗，是临时找朋友借的。”

小林听了感到更加摸不着头脑，前女友看出了他的疑惑，低下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怕别人误以为我俩幽会，所以带个第三者过来……”

(向天歌)



娟娟妈应约去学校见女儿的老师，老师显得有些慌乱。

一会儿，老师就开始诉说娟娟的在校情况：上课有时注意力不集中，还有些浮躁，“比如说，她会老师布置的作业记错，我甚至发现她会坐错座位。”

娟娟妈辩解道：“我不明白，她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毛病？”

老师犹豫了一下，补充道：“顺便提一句，娟娟家长，我们本来是约在明天见面的。”

(尹来昭)

其母其女

老婆饼

丈夫总是喜欢买老婆饼回家当早饭，妻子吃了几次后有点腻了，可丈夫仍是隔三差五买回来。

一天早上，丈夫又拎了老婆饼回家。

妻子终于忍无可忍，冲着丈夫大喊：“真是烦死了，这饼干巴巴的，一点也不好吃，下次早饭别买这个了！”

丈夫也火了，大声反驳道：“我吃早饭还从来没有吃过自己老婆烙的饼，买几回老婆饼吃怎么了？”

(姜冰)



帮忙

年 轻帅气的本·杰明在一个餐馆里遇到了大名鼎鼎的大作家海明威，他态度诚恳地请求道：“海明威先生，您能帮我一个忙吗？”

“什么样的忙？”

“嗯，今晚我邀请了我的女朋友来这里吃晚餐，我想给她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。如果您可以经过我们的餐桌，然后说声——‘你好，本’，那我一定很有面子。”海明威很乐意帮这样的忙，于是欣然答应了。

片刻后，本·杰明的女朋友进了餐厅，落座后，海明威便走上前去，走过了这一对年轻恋人的餐桌，同时，海明威微笑着说：“你好，本。”

本·杰明转过身子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该死的，你难道没有看见我正忙着吗？”
(李正华)

丈 夫对妻子说：“明天是‘三八’妇女节，是你们女同胞的节日，我想咱们在家庆贺一下。”

妻子说：“好啊，怎么庆贺？”

丈夫说：“你到菜市场买一只烤鸡，买点儿大虾，买一瓶好酒，再炒几个菜，怎么样？”

妻子瞪了丈夫一眼，问：“到底是我过节，还是你过节？”(向天歌)

提拔

五 岁的丫丫把脚放在一岁的弟弟身上，妈妈制止道：“丫丫，请不要压迫弟弟。”

丫丫反驳道：“他揪我的头发。”

妈妈正色道：“他是提拔你！”

丫丫听了，只好沉默。

过了一会，房间里传来了小弟弟的号啕大哭声，妈妈赶紧跑过去问怎么了，丫丫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没事，妈妈，小弟弟压迫我，我已经提拔过他了，您去忙吧。”
(佚名)



本栏欢迎来稿，读者、作者可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邮箱：xiaomeng.ye@gmail.com。

谁过节



剥花生 和分遗产



这天，董事长和席先生聊起了自己当年如何靠85元钱创业的事，从创业谈到了事业、财富、遗产，说到“遗产”，席先生就缄默无言了，董事长笑了：“你有什么可忌讳的？人总是要老的、死的，死了后财产就成了遗产，这都是自然规律，无可讳言……我倒是很想和你聊聊分遗产的事。”

席先生说：“民间分遗产的故事很多——从前，有个财主，临死之前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……呵呵，一般都是这样开头的……”

董事长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听说过一个‘剥花生分遗产’的故事，讲给你听听——

很早很早以前，有个聪明的老头，他有一笔财产和三个儿子，他想在临死前把财产分给最聪明的儿子，于是给三个儿子出了一道难题：分别

给他们一背篋的花生，要求他们剥了壳后看看里面的花生米有几种颜色。老大老实，把花生背回家后就通宵达旦地剥起花生来，剥了一天一夜也没剥完；老二是个好吃懒做的人，回去后把花生往墙角一放就睡大觉去了；老三是个聪明人，他先从花生中分别选出了胖的、瘦的、长的、矮的，各式各样他都选出了一个，然后分别剥开，发现全都是红皮的，于是最先说出了正确答案，赢得了老人的全部财产。”

席先生极惬意地喝了一口浓浓的极品铁观音，回味了一下那清香宜人的茶味，说：“董事长，你这个剥花生分遗产的故事后来就流传了下来，不断地有人借用老人的方法去考验后代，于是又产生了新的故事，我来给你讲一个吧——”



故事一

在那以后的某个朝代，有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，他也有一笔财产和三个儿子，他想把自己的财产分给最聪明的儿子。他想起小时候读私塾时听一位先生讲过剥花生的有趣故事，于是决定用这个方法来看他的儿子。他让妻子准备了三背篋花生，然后把三个儿子叫到床边，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明了比赛规则：无论用什么方法，谁先说出各自那背篋花生的颜色，谁就可以得到他的财产。

三儿子最聪明，他最先来汇报：那背篋花生全是红皮的。老人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三儿子说他去市场问了那些卖花生的人，他们都说本地只产红皮花生，白皮花生只有千里之外的地方才有，所以只可能是红皮花生。老人听了很高兴，觉得老三会进行市场调查，懂得经商之道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让三儿子回去了。

二儿子是第二个来汇报的，他也说出了同样的答案。二儿子性情懒惰，他根本没去亲自剥花生，而是花钱请了十来个人，半天就剥完了。老人问他怎么知道的，二儿子毫不掩饰地说：“请人剥，干吗自己动手？”老人听了，也点点头，让二儿子回去了。

大儿子呢，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他回去后剥了三天三夜终于把花生剥完了，他拿着剥完的花生最后一个来

到老人那里，说出了正确的答案。老人一看剥光的花生就明白了，也点点头，让他回去了。

后来老人去世了，族里的人按照他的遗嘱，对遗产进行了这样的分配：大儿子分到了老人的土地，因为他能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，土地只有交给勤劳的人才不至于荒废；二儿子分得了老人的房屋和一小部分的钱，老人可能是怕他懒惰养不活自己，多余的房子可以出租，收点租金，也足可养活他了；三儿子呢，则分得了老人大部分的积蓄，老人是希望他经商，赚大钱。

对于这样的结果，三个儿子都比较满意，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期望的东西。





董事长听到这里，久久没有说话，他沉思着。他在想什么？他是在惊叹那个老人的智慧？还是在为曾经有过的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分遗产的念头而后悔？

良久，席先生对董事长说：“剥花生分遗产的故事还有呢。”他接着又开始讲了——

故事二

再后来的后来的某个朝代，又有一位老人想把自己的遗产分给三个儿子，他想起了远古那个剥花生的故事——当然，他听到的是那个最原始、流传最广的版本。老人觉得这个方法很好，便让老伴去准备了三背篋花生。接着，三个儿子被叫到床边，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明了比赛规则：谁

先说出那背篋花生的颜色谁就可以得到他的财产，话刚说出，老人突然又有了一个念头：万一三个儿子也听过类似故事，这个办法岂不失灵了？于是他问：“你们有谁听过一个剥花生看颜色的故事？”

其实，他的三个儿子都从别人那里听过这个故事，大儿子老实，正准备张口回答，却被机敏的老三抢先一步：“没有听过，我们三个都没听过。”然后，他给老大、老二递了个眼神。老人听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就叫三个儿子剥花生去了。

最先来回答的是老大，他对老人说：“我这背篋花生全部都是红的。”

老人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呢？”

老大回答道：“我从里面分别选了胖的、瘦的、长的、矮的，发现它们都是红的。”

老人心里一个“咯噔”，他疑惑地问：“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？”

老大老实地回答说：“我、我听人家讲过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知道的。”老人笑了起来，然后叫大儿子回去了。

老二是第二个来的，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，他回去后留了一部分花生自己吃，其余的都就近卖了，又用卖得的钱买回一些人参等补品，然后拿着补品来到老人床前。

老人问：“花生的颜色是什么？”





“花生的颜色？好……好像都是红色的。”老人一听，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他摆了摆手，让老二回去了。

两天后，老三来到老人的身边，老三是个聪明人，他回去后也把胖的、瘦的、长的、矮的各选了个代表，发现都是红色的，但老三比老大多长个心眼，他想，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要是老人有所察觉怎么办呢？总要想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点子呀！于是，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剥了些花生，果然发现还有极少极少的白皮花生。老三警惕起来了，为了防止其他情况发生，他悄悄喊了老婆、孩子一起剥花生，花生剥完，竟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颜色：黑色，那是花生存放不当而发生了霉变。老三把三种颜色的花生分开装着来到老人身边，老人听了老三的答案，高兴地笑了起来：“老三啊，你平时爱耍聪明，什么重活都是让老大干，什么好处你都变着法子占，可今天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满意的好事啊，你是唯一说出正确答案的啊！记住——要老老实实在地做人，偷奸耍滑是行不通的。”老三听到老人的赞扬，心里高兴极了，心想：遗产该都是自己的了！

老人死后，遗产分配方案终于公布：懒惰的老二获得了全部遗产的三分之二，剩下的则由老大、老三平分。老三感到非常委屈和不解，明明是自己回答得最正确啊！

族里的人说，老人这么分配遗产，是因为老大凭自己的实在、老三凭自己的聪明，都不会饿死街头，他希望三个儿子以后个个生活得安稳、幸福，而懒惰的老二是他最担心的一个儿子，如果老二也能像老大、老三那样安定地生活，他也就走得安心了。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三个儿子老人都疼，这也是老人作为父亲对儿子最真挚、最单纯的爱啊！

后来的后来，人们分遗产的方式也丰富多样了，老人会根据主观、客观的各种因素作出自己的分配，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剥花生的方法来考人了，但是，不管怎么分，老人自有他们的理由，做子女的，唯有从中获得感激、警醒、自省而已……

（本期作者：阮 鹏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安玉民 梁 丽）

征稿启事

“新一千零一夜”是本刊“红版”新推出的栏目，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。“红版”编辑部热忱欢迎作者惠赐原创佳作，要求：1. 题材不限，能以较新的视角反映生活，立意独到；2. 核心情节新鲜、奇巧、生动；3. 篇幅在2000字左右。来稿可从邮局寄发，也可发电子邮件，请在信封或电子邮件的主题栏内注明“新一千零一夜”字样。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见第42页。



也是一种 责任

□ 王瑞侠

中国人过春节有这么个民间习俗，正月初六送穷日：下田备春耕，穷气送出门。人们在这一天真正开始工作或者做生意。今天是正月初六，吃过早饭，老婆像往年一样，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。在这一天里，离家，挣钱，已是我这大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带同村的几个兄弟，在大连安装暖气设备，十多年了，年年都是腊月二十九回家，正月初六走人。

老婆在给我的行李打包，我在一旁看着，心头酸酸的。就在这时，邻居二憨突然闯进来，肩上还扛着铺盖卷。我盯住二憨的铺盖卷，口气严厉地说：“二憨，你这是干啥？说好了，你不能跟我去。我们有规定，一走就是一年，半途不能回家，你不行，没出过门，耐不住这份寂寞的！”

这个二憨，大我几岁，也不憨，就是胆小怕事，三十多的人了，还没离



开过家，光守着老婆孩子。这次不知搭错了哪根筋，竟要跟我到大连去打工，找我好几回了。

二憨带着哭腔，说：“瑞侠兄弟，你就帮哥一把吧，让哥也挣俩钱儿。我半途绝不回家，保证不回！为表决心，我只带去时的车票钱，一分钱也不多带。”说话的当口，我那几个兄弟都背着铺盖卷，聚到我家里来了。不带二憨这问题，我立马推给了兄弟们。兄弟们嘀咕了几句，末了，老壮盯着二憨，郑重地说：“你要真有呆一年的决心，那就立个誓吧。”话音刚落，二憨真要举起手，我一把拽住二憨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给他鼓气，说：“好好干吧，腊月二十九回来，我保你挣个三万两万的。”



就这样，二憨跟着我们离开了他自出娘胎以来从未离开过的村子。

赶到大连时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。进了出租屋后，大家都忙着铺铺盖卷，二憨却跟着我，讪讪地说：“兄弟，借五块钱，给你嫂子打个电话……我真的一分钱都没多带。”我指着窗台上的电话机说：“咱屋里就有电话，你打吧。”二憨却“嘿嘿”地笑着说：“人太多，不方便吧？我还是到前面的小商店，打公用电话吧。”我递给他五元钱，嘴里嘀咕说：“老夫老妻的，还有啥悄悄话不成？”

我坐了一天的车子，感觉劳累，铺好铺盖后，就倒下睡着了。等一觉醒来，天已经大亮，我正睡眼朦胧，大壮尖着嗓子，大叫起来：“二憨呢？”我这才注意到，二憨铺位上的铺盖还打着卷，人已不见了！

我一下子慌了，来不及提鞋就跑到前面的小商店，店主向我证实，昨晚八点多钟，的确有人来他店里打电话，那人拿了五元钱，店主还给找了三元一角的零，但那人打完电话就不知去向了。

还能到哪儿去呢？我很快作出了判断：二憨打完电话后准备回出租屋，但这街上店铺林立，二憨必定是按捺不住，一路上东游西逛，最后就走丢了！他人生地不熟的，身上又只带了三元钱……我越想心里越悔啊，悔不该带他来！我回去咋向他家人交

代啊？可事到如今，光悔顶个屁用？得找人呀！于是，活也不干了，兄弟几个分头去找，东南西北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可几天下来，二憨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一边做工，一边慢慢打听，我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：不定哪一天，二憨会突然出现在出租屋里！

不知不觉，两个月就过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出租屋的电话响了，我一看来电显示，是我家的号码，于是就接过“喂”了一声，老婆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：“你猜我今天浇地碰见谁了？”我问道：“谁啊？”





“二憨！”老婆接着说，“原来他正月初六夜里就往家赶了，回来怕人笑话，就一直躲在家里，要不是麦苗返青，该浇地了，他还不出来哩！”

我一听这消息，心里的石头“咚”地落了地，接着就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：“这二憨咋就一天离不开老婆哩？初六夜里就往家里赶了？他咋走的？他身上可只有三块钱啊！”

老婆答道：“那晚他往家里打电话，问他老婆一个人在家行不行，他老婆哭着应了声‘行’，二憨就呆不住了，放下电话就往家的方向跑，跑了大半夜，遇上一辆拉煤的货车，司机

人善，就把他捎回来了。”

我一听这些，笑得连腰都直不起了：“瞧那熊样，没出息，挣钱可是男人的责任啊！老婆一哭，就招架不住了？那还能挣钱吗？一天离了老婆都不行，哈哈……”

就当我笑得前仰后翻的时候，平日里好脾气的老婆生气了，她愤愤地说：“你这没心肺的，就这么好笑？你就不觉得酸楚吗？他没出息，一天离不了老婆，可你老婆偏偏就还眼热这样的男人！你根本就不明白：守着老婆，守住自己家的温馨，也是男人的一种责任啊！”说到这儿，老婆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

我就像当胸挨了一拳，心口突然痛起来，那种痛的感觉就如同水一样漫了上来，甚至把眼睛都打湿了，回头看看同屋的几个弟兄，人人眼里都滚着泪花。我和老婆的对话，他们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，因为我接电话时，按的是免提键。

我对着电话，也对着同屋的几个弟兄，狠狠地说：“又没隔着山隔着水的，干吗一年只回家一趟？就算隔着山隔着水，也得回去看看家！麦苗返青了，该浇地了，明天都回家，帮老婆浇地去！”

（题图、插图：安玉民 梁 丽）

（本栏目欢迎来稿。来稿可从邮局寄发，也可从网上传递。如为电子邮件，请发以下信箱：xiaomeng.ye@gmail.com）





“撞”出来的故事

□ 马 卫

事 发

这天下班，易绍红心情很好，骑着自行车跑得飞快，就在快到自家小区的时候，一个中年男人突然横穿过来，易绍红刹车都来不及，就在这眼睛一眨的瞬间，她的车撞在这人的身上，那人立刻倒地了。易绍红虽然没有摔倒，但歪歪斜斜地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。那男人倒在地上蜷缩着，吓得易绍红直打抖，骑了这么多年的车，可从来没有出过事呀！

这时，从路边的绿化地旁又出来了五六个大男人，穿着和倒下的男人差不多，看样子都是来城里打工的。其中领头的男人精瘦，人称胡老大，他脸上全是筋在颤动，胡老大带头喊了起来：“撞了人想跑？先把车子扣下来！”

这五六个大男人围住易绍红，要她拿出身份证来，然后把人送到医院救治，易绍红这时还有什么主意啊，

好几年前，人们说：“社会是所大
学校。”好几年后，人们接着这句话，又说：“学校是个小社会。”这些年里，社会发展了，经济增长了，就连学校也开放了，你瞧，一个小学校里，居然汇集了社会各色的孩子。说到学校的发展和变化，易绍红夫妻俩最有发言权，易绍红可是在一所中学呆了十年的教师，她的老公在第一中学当校长，教龄也有十多年，易绍红夫妻俩回忆起这些年里发生的事，五味杂陈，感慨万分，他们说起了这么一件事——



一个快四十岁的妇女，脚都软了！她颤抖着手在坤包中掏了半天，才把身份证拿出来，胡老大收起了她的身份证，背上了那个倒下的中年男人，其他人一路吆喝着、簇拥着，朝医院奔去。

还好，经医生初步检查，只是软组织受伤，没有伤着骨头，只要好好休养，一周后就会痊愈。易绍红付了三百多块钱的药费、检查费，这时，她才稍稍喘了口气，才给老公吴敏捷打了个电话，她知道，这几天老公不好



露面，因为好多人拿着条子，拿着钱，要让孩子进老公当校长的市一中读书，这是有名的重点中学，她知道老公的难处：上面三令五申，要公平教育资源，初中划片，高中按指标确定分数线招生，不能乱扩招。

易绍红哭哭啼啼地在电话里向老公说自己出事了，吴校长在电话那头着急啊，因为他估计这几个人绝对不是那么简单，一定是有预谋的，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同伙等候在那儿？他们想干什么？这是吴校长最担心的，他在电话中对易绍红说：叫他们选个地方谈判，先别忙报警。

吴校长心想，这些人最大的可能就是讹钱，那就花点小钱免灾吧，只要说得过去，别要得太多就行，于是他们选了一个叫“川江人家”的中档餐馆，约好了在那儿谈。

谈判

当然，这桌饭的钱得由易绍红掏，她不在乎这个，她只想早点脱身。原本说由胡老大当全权代表，可是受伤的那个人说啥也要来，他们只好把自行车寄存，然后打辆出租车，一起到了万安桥头的川江人家。

进了一个雅间，不一会儿，易绍红的老公来了。吴校长四十多岁，长得高大，但很斯文，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。胡老大介绍说：“我是胡墩，大家都叫我胡老大，是受伤的那个人的